

朱子實紀

刻朱子實紀序

朱子實紀一十二卷發源

載氏所編而刻於歙鮑樵

氏予在白鹿洞書院歲末

子出處一事會得實紀而

覽惻愴倏仰於是該然而
悲焉按實紀朱子年二十
乙仕七十致仕中間五十
年吏事四朝然官不過待
制在外者九考立朝則四

十日而已白鹿洞建書院
如時年五十矣猶知南康
軍事於戲何其遇不易至
此哉它不必論孝宗者非
宋了英明君哉亦不為不

知公三十年間詔對垂拱
殿者一延和殿者二而已
豈所謂吾退而寒者至
耶世常言用舍有命六閔
運數故以文帝之躬而使

賈誼李廣沒於下位有武
帝之好文而董仲舒不能
安諸其朝夫宋之南也斯
則何時而可以漢之二帝
諛耶故知賢而不好是曰

不知好而不用是曰不好
困而不專精不用也若孝
宗者於公為用耶好耶知
耶於戲難之哉當是時大
臣知公者陳俊卿輩數人

耳之寡矣舉者已數者繼
引者厄嫉者力黃氏快公
行曰百年論字必有知愚
言者予讀之未嘗不愀然
而悲也公既沒於是大人

君子宗其學達官顯夫程
其猷言臣文士頌其業門
人發明其授受見者懷其
儀刑罔者淑其緒理薄海
內外遵誦其書於是謚贈

議於上祠廟建於下茲錄
及其子孫蓋編不俟百年
而遂已之何則水平則鑑
物故賢者沮抑於生時而
論每空於身後者以平也

然於宋則何補矣人曰仲
尼之不遇春秋不幸萬
世之幸如是則以之遇不
遇吾又奚悲戴氏名銑字
寶之為給事中卒有謚曰

汪愈者戴甥也以實紀視
雄、先世名元康者嘗復
朱子祠田也文載實紀中
三人者誠朱子鄉人云
明正德八年冬十一月朔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江
西按察司副使奉

勅授學士郡李夢陽撰并

書

朱子實紀序

示子實紀紀朱子之始末與夫今昔尊崇之實也
舊名年譜今更曰實紀何也謂之年譜則紹乎前
彰乎後者不足以該必曰實紀然後并包而無遺
亦猶史家有世表年表總謂之實錄也或曰堯舜
始末孔子紀于典孔子始末馬遷紀于世家濂溪
伊川始末朱子紀于事狀年譜是編亦擬孔朱而
作歟銑避席而對曰不然此果齋李氏之書屢經
鋟補頗涉淆舛加以事或逸于時文寔增于後未
有裨其全者銑於朱子受罔極之恩且為鄉後輩

與有曠墜之責過不自揆竊因其舊而脩之釐為十有二卷以致景行之私非敢妄作也夫堯舜周程之事固賴孔朱以傳乃若孔子雖無世家而六經之昭于萬世者自若朱子雖無實紀亦奚病其書之昭于萬世哉書昭于萬世即道之昭于萬世何賴乎此編也抑朱子嘗言伊川年譜不能保無謬誤此固夫子自道亦足以見紀述之難大賢且然矧區區小子乎同志君子幸原其僭而加訂之使讀之者有以覩朱子德業之全而興起焉得有所據以為希賢希聖之階則其為助似當不小爾

正德丙寅歲十月朔旦後學婺源戴銑謹書

朱文公先生年譜序

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生錯出交脩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訕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此間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群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

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為之闡幽明微著嬖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敝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實為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有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曰命曰氣質曰天理曰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

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
沈疴之間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
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
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
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
是歛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
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群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
縷析如視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闡先聖
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
學禁自信益篤盖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為

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
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
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
其讀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
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
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
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
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吾友李公晦方子嘗
輯先生之言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為之鋟木以壽
其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予識其卷首嗚呼帝王不作

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孰
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
聖傳之與俗學孰為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
在禹下子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子生也後雖不
及事先生而與公晦及輔漢卿廣昔者嘗共學焉故
不敢以固陋辭
年
月
日
臨邛魏
了翁序

文公先生年譜序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秋我文公闕里掌祠事朱境以
書告曰年譜謀餼諸梓邑賢令佐斯文朋友願就微

猷敢以序文為請嗚呼大賢君子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教也况吾文公之年譜乎哉刊以傳示於人固其宜也然在當時年譜與行狀二文並傳故年譜所載求師取友注述本末出處進退居官蒞政前後次第悉詳年月書之而行狀則惟以發明求端用力之精義微旨造道成德之淵奧要歸所以承先聖道統之傳信有在也昔伊川撰明道行狀而伊川之年譜行述則有待於文公嗚呼大賢君子盛德形容良不易易也此康節墓誌所以惟屬之明道而濂溪之行述亦待吾文公而後方為撰述蓋惟聖賢能知聖

賢故也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均之爲聖人也達而在上則立君道以正萬方窮而在下則立師道以教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在上之聖人也立君道以正萬方者也仲尼窮而在下之聖人也立師道以教萬世者也師道之立君道所由以立也先儒有言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是亦所謂立師道以教萬世者與今文公之學薄海內外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家有其書人誦其言然經燹之餘此文或不能盡見也以平日仰慕之心誠得此而寓目焉則其感發興起若時雨之霑

既自有不能已者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是之
謂與若邑令佐倡率刊行而前廣西護衛知事李文
徵辭疾家居集議督工力就厥緒均知崇尚斯文以
隆治化咸可尚也故不敢辭以復命于掌祠云是歲
之九月三日庚子後學汪仲魯謹序

文公先生年譜重刊序

五星聚奎而機發於先紫氣出井而瑞徵於後天生
豪傑斯文在茲則我朱夫子之生也有自來矣其資
也至明其質也至粹其氣也至大至剛故其學窮天
地之理盡人物之性博極群書折衷衆論直以濬洙

泗之源疏濬洛之流會而通之止於至當之歸孔子
曰天之未喪斯文千五百年於此矣其書傳之天下
後世徧華流夷讀之者尊之信之於往聖所作先賢
所述咸得其指歸而不為他岐之惑其有功於道學
自孔孟而下至周程數子孰有加於此哉新安婺源
乃朱夫子父母之邦其先世丘墓舊居宅里咸在北
魯闕里廟祀攸宜括蒼葉公公回來為邑丞既新厥
廟復以年譜舊刊本板文字磨滅漫不可辨謀欲重
刊爰得舊本若行狀褒典記文附於年譜之後者與
邑之儒士孫對拱悉加校讎補其遺闕正其訛繆命

工鉅梓徵序於予嗚呼文運之興固繫於天道統之
傳實在於人我朱夫子自少至老注意經傳銳情治
教以斯道為己任積歲累月竟無虛日天地之心生
民之命於焉以立木鐸再鳴不可誣也今賢佐復能
刊正是編嘉惠後學使得於觀感者如親見先師於
平生言足為則行足為法動足為道以為萬世法程
甚盛心也故不自揆僭序其畧以表為政者知治化
之本云宣德六年冬十二月既望德興後學孫原貞
謹序



太師徽國文公像

右像乃朱氏家廟所藏文公六

十一歲時所寫真也茲謹模寫

卷端使學者得以想見

大賢道德之氣象云

朱子實紀凡例

一是書首列道統源流見朱子之學上有所承列世系源流見篤生大賢遠有所自而子孫世次附焉

一果齋李氏著紫陽年譜三卷原本不存久矣宣德間婺源刻本頗有踈脫今取朱子語類大全集行狀本傳道命錄李心傳編年譜節略鄒瑋編等書參互考訂訛者正之畧者詳之其論著關係之大舊或未載而歲月可考者增入逐年之下間有引證及附鄙見一二皆稱按以別之

一年譜舊本附錄勉齋黃氏所撰行狀今增以宋史本傳

一朱子故鄉及宦寓之處廟宅祠院在在有之今據一統志徽州志建寧志等書所載以類編入

一朱子門人甚衆今據語錄姓氏宋端編考亭淵源

錄宋端編等書畧節編載其號稱高第有著述者

居先錄有問答及見稱許者次之或姓字爵邑僅存者寘于后惟西山真氏私淑而得正傳配享祠堂故亦入高第之列

一年譜舊本附錄朱子授官誥詞今增以謚議封

誥優崇公移及銘贊祭告諸文

一讚述紀題諸文其作者必稱名尊朱子也名下著其字號爵邑朝代各隨所稱未有所考者闕之

一舊載并新增古今名公詩文凡為朱子而作者其序次惟以廟宅祠院等類為別不以人之先後主於備事亦不敢有所去取

凡例畢

朱子實紀目錄

第一卷

道統源流

世系源流

第二卷

年譜

第三卷

年譜

第四卷

年譜

第五卷

行狀

第六卷

宋史本傳

第七卷

廟宅祠書院墓坊亭附

第八卷

朱子門人

第九卷

褒典

第十卷

讚述

祝詞
識跋

銘贊
祭文

事實

第十一卷

紀題

碑記
疏

序表

上梁文
跋

第十二卷

紀題

詩詞

目錄

朱子實紀卷之一

道統源流

世系源流

道統源流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名丘字仲尼魯

昌平鄉陬邑人仕魯為大司寇攝相事卒魯哀公
誅之曰尼父西漢元始元年追謚褒成宣尼公東
漢永元四年封褒尊侯後魏太和十六年改謚文
聖尼父後周大象二年進封鄒國公隋贈先師尼
父唐貞觀二年升為先聖十一年尊為宣父乾封
元年贈太師天授元年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
追謚文宣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謚玄聖文宣王
五年改為至聖文宣王
至聖文宣王
武二年詔封爵仍舊實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道為萬世道德之宗主

孔子傳之顏子

名回字子淵魯人唐貞觀二年詔配享先聖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

開元二十七年加贈復聖公

曾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唐總章

元年贈太子少師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保開元

二十七年贈郕伯宋咸淳三年封郕國公配享先

聖元至順二年加贈宗聖公

曾子傳之子思子

名伋字子思孔子之孫仕衛宋崇寧元年封沂水侯咸淳三年

封沂國公配享先聖元至順二年加贈述聖公

子思子傳之孟子

名軻字子與鄒人嘗為齊卿宋元豐六年封鄒國公七年詔配

享先聖位次顏子元至順二年加贈亞聖公

至宋濂溪先生周子

名惇順字茂叔號濂溪道州營道縣人仕宋任尚書虞部

郎中分司南京贈宣奉大夫謚元淳祐元年追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元至順六年加封道國公

得孟氏不傳之統

周子傳之明道先生程子

名顥字伯淳號明道河南洛陽人宋嘉祐二年

進士任左丞議郎宗正寺丞謚純淳祐元年追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元至順六年加封豫國公

伊川先生程子

名頤字正叔號伊川明道先生之弟仕宋任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

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謚正淳祐元年追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元至順六年加封洛國公

二程子傳之龜山楊先生

名時字中立號龜山劍川將樂縣人宋熙寧九

年進士歷官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謚文靖國朝弘治間追封將樂伯從祀孔子

楊先生傳之豫章羅先生

名從彥字仲素劍州羅源縣人學者稱豫章先

生永紹興二年以特科授博羅縣主簿謚文質

羅先生傳之延平李先生

名侗字愿中劍州劍浦人學者稱延平先生謚

靖文

李先生傳之晦庵先生朱子

名熹字仲晦號晦庵

興十八年進士歷官煥章閣待制朝奉大夫謚文
累贈通議大夫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
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從祀孔子元至
正二十二年改封齊國公入國朝封謚從祀悉
仍宋舊詳見實紀

實集諸儒之大成

世系源流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瓌

廷雋

昭元

惟甫

振

朱氏其先吳字文和按朱郡人中徙歛子作茶院朱

字致堯生子

字全美舊稱字文舉舊稱歛溪府君生蘆村府君卒

之黃墩唐天氏世譜序云祐中瓌為陶茶院生三子

子振

雅偏將一云仕南唐補常諱古僚以兵侍承旨之號

葬邑之三公

三千戌婺源注云今族譜因家焉官制亦不見然則

記當出一賢

置茶院是為廷雋固有兄茶院朱氏始弟矣生子昭

子者也按韋

祖平英邑之元連同生子廷

作詩後序歛

雋

云曾祖蘆村府君其季子也生子絢

六世

絢

字義夫即王橋府君生子森

七世

森

字良材隨子松宦閩卒贈承事郎葬政和縣護國寺側生子三松

○已上世居婺源

八世

松

字喬年號韋齋政和八年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調南劍州充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循左從政郎召對改左宣教郎除秘書省秘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

九世

熹

即朱子事實詳見年譜及行狀本傳生子三塾在

十世

塾

字受之以蔭補將仕郎卒贈中散大夫葬建陽縣崇政里泰塢文公記其壙陳同父為墓銘生子二鑑恩

老

歷司勳吏部

兩曹轉奉議

郎又轉承議

郎出知饒州

未上請祠主

管台川崇道

觀卒葬崇安

縣上梅里寂

歷山中峯之

原贈通議大

夫元至正間

追謚獻靖有

章齋集十二

卷生子三伯

仲俱天李熹

已下世居建

寧

堃

字文之以

陰補迪功

郎差監湖

州德清新

市鎮戶部

激賞酒庫

卒贈朝奉

郎葬建陽

縣三衢里

龍隱庵生

子四鉅銓

鐸銓

在

字設之以蔭
補承務郎籍
田令遷將作
監主簿累遷
大理寺正知
南康軍改知
衡州湖州俱
不赴奉祠起
知信州除提
舉浙西常平
茶鹽公事加
右曹郎兼知
嘉興府召為
司農少卿充
樞密副都承
旨出為兩浙
運副寶慶二
年權工部侍

郎尋除右侍
郎巧外除寶

謨閣待制知
平江府遷煥

章閣待制知
袁州奉祠封

建安郡侯卒
贈銀青光祿

大夫葵建寧
府城東光祿

坊永安寺後生
三子欽鑄欽

聖

稗

字逢年號玉關
有玉關集一卷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鑑

浚

林

炯

璽

字

仕宋

字深源仕宋

字公茂仕元

延平府照磨

生子銘

官至奉直大官

至朝散大任

甘肅儒學

延平府照磨

生子銘

夫湖廣總領

夫右文殿侍

提舉卒葬建

生子三璽

璽

隨季父在遷

撰兩浙轉運

安縣秦溪外

墉

璽

居建安之紫

使兼吏部侍

里生子五炯

璽

璽

霞洲生子浚

郎廣王丙子

炯燿燿耿

璽

生子銘

元兵至福安

州浚不屈死

璽

璽

之葬建安縣

登僊里之小

璽

璽

溪生子二林

璽

璽

璽

彬

璽

璽

璽

郎武平縣主

緩銅銀錫

璽

任將仕生子六璽鐵

簿卒葬建寧

府北烟源生

璽

璽

子二堂

璽

璽

璽

屏

璽

璽

屏山書院山長生

子五銘

璽

璽

子五銘銘銘銘

子五銘

璽

璽

子五銘銘銘銘

烱
生子坦

坦

烱
坪柳童生子

坪
生子二鈍鉦

耿

龍
生子二鈍鉦

邵武路照磨

堡

壇
生子五壟堡

壇

塢

塢

彬

煒

塢
生子三鈍鉦

兩所儒學提舉
濟寧路同知

塢

煒
生子四煒煒煒
煒
生子二塢塢

塢
生子子鑄

恩老

鉅

字子大任宣
教郎順昌縣

令生子二淵
濟一本云生

子七

淵

生子權

濟

子三植
迪功郎生

生子二炫烈

權

生子炯

植

炯

生子基

炫

生子堅

煥

生子璫

耀

生子三里仕至

璫

里

仕

生子鏡

至

生子鏡

燦

生子達

達

基

生子鉅

堅

生子銘

烈

堪

生子堪

生子堪

樂

椿

勲

坤

字國壽號友
運考亭書院

字文德至元
戊寅領鄉薦
字汝厚居建
安生子二鎮

山長生子勲

始携子孫回
婺源掌祠生
鈞

子三坤域境
一本云生子

域

五

字汝壽卒建
安生子鏡

銓

知登聞鼓院

鐸

生子沂

沂

生子棠

棠

生子炯

炯

生子三廬坊坦

廬

生子鑒

坊

生子欽

坦

境

字汝達
居婺源掌祠
生子銅

銓

鉉

官通直郎兩
浙轉運判官
生子二涇源

鑄

生子尊

涇

生子二楫岩

源

生子楷

灝

楫

生子照

岩

楷

生子燾

照

燾

燾

生子二炯堃

堃 炯

生子四韻沆瀣瀟

沆

生子四櫟桂棧枅

櫟

生子斂

斂

生子斂

圻

生子錯

桂

棧

枅

生子二惇熾

熾

枅

熾

圻

生子三燦營光

生子二燦張

張

營

張

生子燦

光

圻

生子三崖增圭

增

圭

泰

榕

生子榕

欽

澤

采

生子澤

生子采

十六世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二十世

鎔

泮

生子泮

不子書已

七

一

綜

鑾

生子滋

鐵

生子溜

泓

生子槌

潛

生子三扑枰材生子權

槌

字孟齡
國朝景泰壬午
蔭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生

申詔錄朱子
後授槌翰林
子二舉陸

院五經博士
子孫世襲以

奉祀事生子

扑

燿

陸

枰

材

燬

壘

鍤

銅

生子二潤泗

潤

生子二機慙

泗

字文魯
國朝永樂間

領鄉薦歷任
壽徐二州判

官曾建議以
宋儒黃榦蔡

沈劉煥真德
秀配享朱子

祠生子五楨
掇相橋櫚

機

慙

楨

生子二煥炳

禔

生子煥

相

生子龍

櫚

燁

炳

生子現

煥

生子塗

龍

現

塗

生子二注禮

錦

生子淳

禮

溥

擴
生子三桓祭

桓

生子三杰煦煇

杰

生子奎

奎

埻

生子埻

煦

煇

埻

生子三埻埻埻

埻

埻

埻

煇

祭

半子三煇煇

生子三埻埻埻

埻

銳 鑰 鎖 鎔

滾

擴

圭子二節棍

癯

圭子二壁壁

燁

燂

焜

壘

壁

量

生子五派潁海

潁

檜

漢潁
居邵武

生子檜

海

潁

潁

鉦

鐔

鎬

澮

杗

生子六澮湘洪

生子二杗果

果

潼涼池
守文公墓

湘

槐

生子槐

洪

生子榴

潼

涼

池

澄

生子五檳福櫻

檮欄

生子二澄沅

鉞

榴

檳

福

生子二燭烜

燭

生子璞

烜

璞

埤

鎡

鈕

生子三清濱渭

清

濱

生子二櫟槃

樓

梁

犁

欄

生子有

禱

生子玠

櫻

𡗗

生子埶

煖

生子二梁槩

槩

渭

槩

生子裴

鏞

鏐

鏡

浪

棟

生子浪

生子二棟操

操

鉦

淳

檣

煇

生子淳

生子檣

生子二煇杰

杰

銘

涖

檣

壬子癸

鏞

生子濱

鎮

生子三汶洲潮

洲

生子三桐抱桄

生子四炳燃炬煜

炬

煜

壬子二檻檻

濱

生子二楨桄

汶

生子檻

桐

桄

生子四炳燃炬煜

炳

燃

檻

楨

桄

檻

生子二煜癯

煜

癯

生子四炳燃炬煜

癯

煜

癯

煜

癯

煜

癯

煜

癯

煜

癯

煜

釣

生子二潞洞

潮

潞

生子二栢楠

洞

主子柰

咏

生子四灼燼燼

栢

生子蒸

楠

柰

灼

煌

遂

煥

蒸

鏡

字子照奉父
柩與母回婆
源掌祠生子

湛

字宗源掌祠
封承德郎南
京戶部四川
司主事生子

攄

字伯承領景
泰癸酉鄉薦
天順丁丑進
士授承德郎

煜

字孔南
掌祠

四攄
攄梁楨
南京戶部四
川司主事歷

陸本司郎中
福建都轉運
使司運使改

兩浙復除福
建卒于官生

子煜

攄

標

援宣聖子孫

例入監授永
年縣丞生子

梁

輝

生子輝

楨

燭

字伯幹貢入太學以先賢後秦

乞便奉祠授本縣儒學訓導生

煇

子二燭煇

鈿

潒

樞

炯

垣

字子疇
生子潒

字宗寧生
子三樞栗

生子炯

生子垣

祝

栗

賢

生子二賢燭

燭

生子游

鎗

生子詢

欽

生子壽

整

游

生子二檣格

詢

生子二榮桂

澍

格

穡

桂

禁

生子二紅燭

規

熵

大工

世

字孔光援例入
監授瑞州府知

緒

朱子實紀卷一

十六

朱子實紀卷之一

業焉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踐履日以莊篤籍
溪行狀有云先生從胡文定公學始聞河南程氏
之說又嘗受學于譙公其言曰心為物漬故不能
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於是謂然嘆曰所謂學者非
克已功夫也耶由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
諸生歸故山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朱子所得
於三君子者大畧如此

十四年甲子

朱子十歲

葬韋齋于西塔山

在崇安縣五夫里其

後改葬于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峰之原○按
朱子皇考遷墓記云乾道六年七月遷于里之白
水鵝子峯下行狀又云慶元某年某月遷于寂歷
山豈韋齋之墓嘗再遷歟然行狀成於慶元五年
止云初歲地勢卑濕不著白水之遷又不載寂歷
的遷年月者竊意當乾道間墓記雖成不果于遷
其後始卜遷寂歷耳但明年庚申朱子沒矣不知
寂歷之遷果在何歲也

十五年乙丑

朱子十六歲○按語錄云某年十五
六時見呂與叔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一段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踈然警厲奮發

十六年丙寅

朱子十七歲○按語錄云某年

十七年丁卯

朱子十八歲

秋請建州鄉舉

考官蔡茲謂

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按語錄云某年十七八讀中庸大學每早

起須誦

十八年戊辰

朱子十九歲

春登進士第

王佐榜第五甲

語錄云某少年時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如此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

如此或問先生省試報罷時如何曰某是時已自斷定若不過省定不復應舉矣又云某年十五六

亦嘗留心于禪好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

說試官為某說

夏准勅賜同進士出身

十九年己巳

朱子二十歲○按語錄云祥十七八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理會更

不通透二十歲後方知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又云自十五六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沒要緊不難理會又云二十歲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再觀用粉筆三觀用墨筆數過之後全與元看時不同矣又云二十歲前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又跋曾南豐帖云某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

二十年庚午

朱子二十一歲春始歸婺源省丘墓宗族按

學士集作復田記略云韋齋之仕于閩嘗質其先田百畝以為資同邑張敦順教授于劔請為贖之韋齋沒敦順以書慰朱子於喪次而歸田焉至是朱子省墓婺源以租入充祭祀省掃之用○時董琦侍朱子於鄉人之坐酒酣坐客以次歌誦朱子獨歌離騷經一章音吐鴻暢坐客竦然○有帖與內弟程洵論詩且曰學者所急亦不在此學者之要務反求諸己而已語孟二書精之熟之求所以

見聖賢用意處佩服而力持之可也○按語錄云縣有五通廟最靈惟某初還或勸謁之不往是夜會飲灰酒遂動臍次日又偶有蛇在階旁眾以為不謁廟之故因告以其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能為禍福請即葬某於祖墓之旁甚便其特立之操亦可見矣

二十一年辛未

朱子十二歲

春銓試中等○夏告授左

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二十二年壬申

朱子十三歲

二十三年癸酉

朱子十四歲

夏始受學于延平李先生

之門

李先生原中受學于羅公仲素龜山倡道東

公一人

而巳李先生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為不及

然樂道

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迪天啓嘗曰愿中

如水壺

秋月瑩徹無瑕韋齋深以為知言朱子少

耳熟焉

至是將赴同安故往見之○初朱子學靡

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亦既有年及見
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端之非盡能掇擊其失由
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
統之傳始有所歸矣○朱子嘗言初師屏山籍溪
自見於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又云自見李先生
為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釋老之說皆非
又云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曰公慙
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
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
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
耳又云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始見李先生告之
學禪李先生曰但曰不是再三質問則曰且看聖賢
言語某遂將所謂禪權倚閣起取聖賢書讀之讀
來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
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漏卮出又云李先生始
令去聖經中之求義理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
信前日諸人之誤又云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易
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原隱顯無間此是最
切要處舉以問李先生李曰尹說固好然須
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

說得此語若學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
不誤他其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
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延平與其友羅搏文宗
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云
此人極是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所論
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
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
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
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
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
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
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講下工夫若於此漸
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
而動處無則非矣○按已上數條蓋非一時語以
其歲月無考
因聯書之
秋七月壬寅之同安任丁酉子塾生
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
民雖勞無憚解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
令甲凡簿所當為者大書揭之楣間職兼學事身
率諸生規矩甚嚴厲以誠敬開以義理初士子尚

循故態食已則去朱子為文勸諭之以為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
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
各已散之陰豈愛日之意哉蓋今日之學者舍科舉
之業則無為也故苟足以應有司之求則至於情
遊而不知反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可以得志
於科舉斯已矣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以至於死
而後已者果何為而然哉諸君苟思於科舉之外
而民充第子負得許生升而愛敬之有柯翰若家
居教授常百餘人行峻不為苟合遂請為學職眾
益有所嚴憚不敢為非又以為區區防之於法制
之末而理義不足悅其心則亦無以使之知所
趣而興於行乃增修講問之法使職事諸生相與
漸摩理義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學者翕
然從之以至學發講生齋舍悉加整葺云○按七
月下先紀壬寅次丁酉則
壬寅二字必有一字誤

二十四年甲戌

朱子二十五歲

七月子堃生

二十五年乙亥

朱子十六歲

正月

請于帥府盡模府中

閣以藏之而為之守視出內暴涼之禁戒又料簡

故匱治平中所藏書得尚可讀者二百餘卷悉上

于閣學者得以覽觀焉○立故丞相蘇公頌祠以

學術名節為可師也○縣學釋奠舊例止以人吏行

事朱子至求政和五禮新儀印本於縣無之乃取

周禮儀禮唐開元禮紹興祀令更相參考畫成禮

圖訓釋辨明○朱子常病州縣事學生得以日夕觀覽

臨事無舛○朱子常病州縣事學生得以日夕觀覽

家行禮為難因考釋奠儀著論以為宜取政和禮

凡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別加纂錄號曰禮畧刊印

而頒之州縣州縣刊印而頒之民間擇士之篤厚

好禮者誦其說習其容州縣各為若干人廩之於

學使行禮者有攷焉其祭器祭服皆給一為式使

州縣倣而備之禮書之未備則更加攷正而皆為

之圖與書並頒而歲之其拳拳於禮如此○按語

錄云在同安夜聞鐘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

目走作因此警懼乃知

為學須是專心致志

二十六年丙子

朱子二十七歲

七月考滿代者不至

按語錄云

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客邸借得孟子一冊子細讀方尋得本意

冬奉檄走旁郡

因送老幼東歸

二十七年丁丑

朱子二十八歲

春返同安

館于陳氏。六月作畏壘庵記

冬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

其去也士思其教民懷其

惠相與立祠于學

二十八年戊寅

朱子二十九歲

正月見李先生于延平○

十一月以養親丐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自歸

同安彌樂道其於仕進泊如也

二十九年己卯

朱子三十歲。三月作謝上蔡語錄後序八月召赴行

在辭俊用執薦也十一月省劄趣行辭朱子方控辭

抑奔競以沮之者以故不就是歲籍溪胡公由

司直政正字將就職朱子送行有詩曰執我仇仇

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驚鶴然渾閑事只恐

先生袖手歸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

老新我豸角冠留取幽人固空谷一川風月要人

看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倦

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詳味此詩則朱子任道

自重之意亦可畧見五峯胡宏曰此詩有體而無

用因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

山中雲出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似為籍溪解

嘲以其皆是歲事足以互相發明故附焉

三十年庚辰朱子三歲冬見李先生于延平退寓舍

院閱月而後去○按是歲延平與朱子書云聞召

命不置復有指揮今來亦執前說辭之甚佳蓋守

之已定自應如此

三十一年辛巳

朱子三十二歲。冬有與黃樞密論恢復書。

三十二年壬午

朱子三十三歲。

春迎謁李先生于建安遂

與俱歸延平

復寓西林者幾月。汪端明應辰嘗稱朱子師事延平久益不懈每一去

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夏五月祠滿復請六月

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八月應詔上封事是月得祠

其畧曰帝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夫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得矣至於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者也又曰今日之計要在脩政事攘夷狄而已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陛下前日所號召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誠與之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

取舍惟公論是從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
不一於正矣不報○十月作論語纂訓序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朱子三十四歲三月再召辭七月丁酉

行十月至行在辛巳入對垂拱殿其畧曰大學之

物者窮理之謂也謂物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
則有迹而易覩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

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脩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勸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

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
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

事以勸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
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

貳聽納之際未免收斂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
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

而明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
為者不得不止上為之動容次論今之論國計者

三曰戰曰守曰和此三說者是而非相攻可否相奪
談者各飾其私聽者不勝其眩由不拆衷於義理

之根本而馳騫於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誓不
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存君臣父子
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
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北虜其不可與共戴天明
矣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
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慾之私忿也三論先王制
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
在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
為急先之務庶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時朝
廷遣王之望使虜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
和議而近習曾覲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三劄所
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是朱子將趨
召命問李先生所宜言以為今日三綱不立義利
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而不顧
義而主勢孤朱子首用其說以對。按朱子與魏
元履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
粹酌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第三奏論
言路壅塞佞幸鴟張
則不復聞聖語矣張

十一月戊辰除武學博士成

資關拜命遂歸是歲論語要義成有目錄序論語訓蒙口義成

既序次論語要義又以其訓詁畧而義理詳殆非啓蒙之要因為刪錄以成此編按此書當是成於

元年二年之間正月答汪尚書書論龜山語錄其後又屢論之

二年甲申朱子三十五歲正月之延平哭李先生比葬又

先是閩帥汪應辰延請李先生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困學恐聞編成朱子

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按此書當是成於此年及次年春

乾道元年乙酉朱子三十六歲四月請祠先是省劄趣就職

禮等復主和論五月差監南嶽廟拜命六月作序

云戊午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闢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亦有謂不可

和者而其說不出於利害之間又其餘則忘其疇昔之言亟或告之則曰處士之大言耳因讀魏元

履所序六戊午
謹議為之流涕

二年丙戌

朱子三十七歲

三年丁亥

朱子三十八歲

八月如長沙訪南軒張公道經

昭武謁黃端明

端明名中字通老朱子以其齒德

而見之○九月抵長沙留止兩閱月而行○按朱

子與曹晉叔書云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

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

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

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又南軒贈行詩

曰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網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

全牛朱子答詩曰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

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

茲酌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

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又中和舊說序云子蚤

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善怒哀樂未發

之旨未達而先生歿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

往從而問焉是時范念德待行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後朱子卒更定其說以此觀之則二先生晤聚講論而深相契十一月者大畧可見而未發之旨蓋終有未合也十一月

庚午偕南軒登衡嶽至嶽唱酬集別有已丑除樞密

院編脩用執政陳俊卿命十二月至自長沙與

軒別後遂借范伯崇林擇之東歸掇拾道中所作詩得二百餘篇名東歸亂藁

四年戊子朱子三十九歲四月崇安饑朱子貸粟于府以

賑之時盜發浦城崇安人情大震朱子請于府貸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以不饑是冬有

年民頽饋粟於官知府事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編次程氏遺

書成初二程子之門人各有錄雜出並行間頗為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

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于世五月兩被省劄元載書成皆以序文歲月為定

趣

就職

辭中省乞嶽

七月大水奉府檄行祖永災

省

答再趣

就職

又辭

特國子學錄魏揆之以論曾

相

汪尚書諸書

五年己丑

朱子四

正月戊午子在生

極通書後序

九月戊午丁母孺人祝氏憂

八月省制復趣行會

歲士確之女後贈碩人追封粵國夫人○按朱子

之

六年庚寅

朱子四

正月癸酉葬祝孺人于後山天

湖之陽

在建陽縣崇泰里名曰家禮成朱子居喪

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死至祥禫共

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共

為一編命曰家禮既成為一童行竊去至易黃後
其書始出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黃韓
云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十二月
未暇更定○七月作皇考朱府君遷墓記

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薦侍郎胡銓以詩人

七年辛卯

朱子四十二歲

三月省劄候服闋依已降指揮

○八月五夫三里初立社倉

朱子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

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易至挺變遂因前
所貸米初立社倉為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皆備其
規畫條約見社倉須知及社倉記又延和奏劄云
臣等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
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
十有四年支息米造成倉廩三間收貯已將元米
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係累年
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蠲散更
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
及土人歟人同共掌管遇歉散時即申府差縣官

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十二月趣行以

孫不及養辭省劄檢會服制已是从吉令依已降

辭則趣行至次年正月建寧府迤到二月始謝恩具

八年壬辰朱子四歲正月編次論孟精義成初學者

未知折衷至是書出始知道之有統學之有宗因

而興起者甚衆○是書初名要義改今名最後更

名曰二月以祿不及養辭○四月再趣行有旨林

集義已降指揮疾資治通鑑綱目成初司馬公既編

速起發赴行在資治通鑑綱目成初司馬公既編

錄又著舉要曆胡文定公又著舉要補遺朱子因

二公四書別為義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

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自有通

鑑以來未有此書其後再加更定六月省劄趣行

未畢然大經大法則已粲然矣

辭以遭期十月西銘解義成自二程子皆推西銘

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而未有發明其義者朱子首為之解十二月省劄再趣

行辭○八朝名臣言行錄成按此書之成歲月無

序列于綱目序後當在是年或次年成耳

九年癸巳朱子四三月省劄再趣行又辭且乞差

四月太極圖傳通書解成其序畧曰周子之學其

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子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然周子既手以授二程而程本

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立象盡意之微肯暗而不明而驟讀

通書者亦不復知有所統五月有旨特與改秩官

觀率朱子既累辭召命宰相梁克家因奏朱某累召不起宜蒙褒錄上曰朱某安貧守道廉退

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
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

六月編次程氏外書成

遺書外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十有二篇名曰外書而二程子之遺言備矣○九月序中和集解

十一月省劄檢會依已降指揮行下

淳熙元年甲午

朱子四十五歲

二月辭○

三月省劄檢會不

許辭免指揮行下又辭○五月省劄再檢會依已

降指揮六月拜命

初朱子以為改官賦祿蓋朝廷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

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求退得進義所不安故三具辭免遜避逾年上意愈堅始

拜命

二年乙未

朱子四十六歲

五月東萊呂公來訪講學于寒

泉精舍編次近思錄成

呂公自東陽來會留止旬日相與掇周子程子張子

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錄
朱子嘗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
之階梯蓋言為學當自此而入也○錢東萊至鵝
其後守臨漳日添入數條刊之于學

湖陸子壽子靜來會

東萊歸朱子送之至信之鵝
湖寺江西陸九齡子壽第九

淵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
聞二陸俱執已見不合而罷○鵝湖辯論今無所
考子壽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
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
樂在如今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
不磨心消流積至滄浪水拳石崇成泰華峯易簡
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
真偽先須辨只今朱子和云德業風流夙所欽別
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在籃輿度遠
山○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
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以詩觀之則學之同異
可畧見矣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
說不變○後東萊與朱子書云子靜留幾日鵝湖

氣豈已公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朱子答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思索即只是議論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為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着邪字開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禪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窮竟也又答書云子壽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邪又云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此禪底意思又答趙子欽書云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功夫不為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也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為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功夫者又

安在 七月作晦庵於蘆峰之雲谷有雲谷記○跋
未事本

三年丙申朱子四十七歲二月歸婺源省先墓有歸新安

告遠祖墓文時邑令張漢率諸生請講書于學辭

復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

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約鄉儀等

書留學中口與鄉人子弟講學于汪氏之敬齋隨

其資稟循誘不倦至六月初旬乃去○按朱子答

東萊書云取道浦城以往自常山開化趨婺源又

云季通旦夕或同過婺源然後入剡又云某十二
日早達婺源乍到一番人事冗擾更一兩日編走
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留也又作茶院朱氏譜序
云唐天祐中陶雅為歙州刺史初克婺源乃命吾
相領兵三千戍之是為制置茶院為八世孫宣和
子孫因家焉先吏部於茶院為八世孫宣和中始
官建之政和而葬承事府君於其邑遂為建人淳
熙丙申熹還故里將展連同之墓則與方夫人十

五公馮六人之墓皆已失之因亟詢訪得連同兆
域所在乃率族人言於有司而後得之然而三墓
者則遂不可復見至於蘆村府君其墓益遠居故
里者尤當以時相率展省更力訪求三墓而表識
之以塞子孫之責而熹之曾大父王橋府君無他
子其墓在故里者恃有薄田於其下得以奉守不
廢當質諸有司以為祭田使後之子孫雖貧無得
鬻云又按程學士敏政送朱子裔孫楸序云聞之
長老淳熙中文公歸展祖墓慨然思返其故廬因
挾西山蔡元定與俱蔡氏雖精于堪輿之說而實
則閩產力勸文公還閩則先生平日惓惓于新安
之山水可知已○已上數條有關省墓時事故附
焉

六月除祕書省祕書郎薛○七月答汪尚書書

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
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
年來甘自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
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
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
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

無毫髮餘念也八月不允再辭仍舊宮觀時上諭大臣欲

參政龔茂良以朱子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為言遂

有此除朱子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節今

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乃辭會有言

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遂差主管武夷山

沖佑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次年二月葬於建陽縣

觀
曰宰如而規壽藏於

其側名其庵曰順寧

四年丁酉朱子四十八歲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朱子既

孟集義又作詳說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

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轉

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

刊行者亟請諸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錄

之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

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然辨析毫釐互有發明亦

學者所當熟味也

○十月周易本義詩集傳成

詩

詳說即訓蒙口義

毛鄭以永皆以小序為主其與經文舛戾則穿鑿
為說以通之前後諸儒莫能釐正朱子獨以經文
為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為一編附實經後以還
其舊又答東萊書云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
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
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
人但見孔子所說之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
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
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無復包
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
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
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十一月跋麻衣易說
五年戊戌朱子四十九歲八月差知南康軍辭不允令疾
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宰相史浩必欲起朱子
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十月丙子祠東萊累書勉行南
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
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為用於

大體却有害也朱
子於是始有出意
十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指揮十
二月又趣之任

朱子實紀卷之二